

三分天下

A COLD PEACE

America, Japan, Germany,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世界新情勢

薛絅／譯

傑佛瑞·賈頓／著

JEFFREY
E.GARTEN



三分天下

A COLD PEACE

世界新情勢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2 Jeffrey E. Garten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3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正中書局

三分天下：世界新情勢

著 者：傑佛瑞·賈頓

譯 者：薛鈞

發 行 人：武壺煜

出 版 者：正中書局

地 址：台北市衡陽路 20 號

電 話：(02) 3822815-3821496

郵政劃撥：0009914-5

FAX NO：(02) 382-2805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臺初版第三次印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9207)

分類號碼：578.00.042(版.稿)(4.60)(10,000)升

ISBN 957-09-0734-7

定 價：二三〇元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蔴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 · FAX NO: 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291-4344 FAX NO: (03) 291-4345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曼谷耀華力路 233 號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 Kissena Boulevard, Flushing,
N.Y.11355 U.S.A.

FAX NO: (718) 762-8889

歐洲：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 England

去年年底我去香港開會之後，順道返國，停留數日，即有正中書局編審部的鍾惠民女士來訪，與我商談有關《當代趨勢》與《當代學術思潮》兩套姊妹譯叢的籌劃事宜。她極希望我借這些年來主編幾套中英文學術叢書累積下來的經驗，也能為這兩套叢書擔任主編，調動海內外一批翻譯人才參與此項工作，將世界各國（尤其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新近出版的暢銷名著或重要學術文化論著，有選擇性地介紹給我國一般讀者，藉以擴展國際視野，提供學術方面的最新資訊。我聆聽鍾女士的譯叢構想，深覺很有啓蒙教育與學術發展雙重意義，就答允了她的懇切邀請，擔任主編。

這幾年來，我在台北參加的幾次國際研討會上，以及個人著述之中，不時強調，為了適予解決我國思想文化傳統的現代轉化與創新課題，我們必須設法開發動用內外資源，尤其是外來資源。事實證明，我們在外來資源的開發運用，遠遠不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成功。特就鄰邦日本而言，如無一百多年來積極迅速地容納、累積豐富有益的外來資源，也決不可能有今天的驚人成就。我希望正中書局新設的這兩套譯叢，

不但有助於外來資源的吸取，對於我國「傳統與現代化」課題的解決也能有所貢獻。

《當代趨勢》譯叢所收的著作，基本上關涉值此世紀性、全球性的大趨勢、大轉變，尤其是足以啟發我國讀者能進一步地關注反思的大趨勢、大轉變。舉凡女權運動（或女性主義）、生態環保、國際和平、生活品質（及其改善）、醫藥倫理、商業道德、精神治療、老年人保健問題、現代人的死亡問題（如自殺、死刑）、著名人物對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與超克）、寰球聯帶責任問題、世界宗教的新近動態、新觀念或新主義的出現與辯論、各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層面的新近發展情況等等，都是《當代趨勢》譯叢願意考慮的重要項目。

我們衷心盼望讀者能予強力支持此一譯叢，讓我們大家順應當代全球大趨勢，共同思考我們自己面臨世紀之交應走的方向。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傅偉勳序於美國費城北郊

《推薦》

三分天下 ——有感美國社會的反省力量

我讀到此書中，首先想起的並非是美、日、德三國「如何」及「爲何」三分天下，而是美國社會的自發的機制，每逢出現隱憂，就有先知型的呼喚，警告國人「居安思危」。同時，美國大衆的回應能力始終是十分理性的，並且頗具成效，以致可以化險爲夷。

看到《三分天下》一詞，我們立即聯想起漢末群雄爭立，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然而，那時所謂「天下」，其實只是中國，並且版圖遠比現在所見的中國地圖為小。本文所談的「天下」，卻是以整個地球為範圍，看看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誰將主導人類的命運。

美國黑石企業集團的總經理賈頓（J. E. Garten），曾在尼克森、福特、卡特三位總統任內，在白宮與國務院擔任財經方面的職位，其間還在日本與德國工作一段時間，現在綜合多年觀察心得，寫成《三分天下——世界新情勢》（原名為《冷酷的和平》A Cold Peace—America，Japan，Germany，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他筆下的「三分」，其實可以由他個人的經歷得到暗示，所指的正是美國、日本與德國。

美國與蘇聯兩強對峙的冷戰時代已經過去了，歷史是否開了倒車，帶我們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美國率領盟國對抗軸心國？上一次美國與盟國的勝利，並不保證眼前的新抗爭中，美國也有必勝的把握。事實上，日本與德國在世界事務中，由經濟到外交，能夠獲得目前的成就與舉足輕重的影響，已經證明他們的強勁生機使美國難以招架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賈頓此書適時提醒美國人注意未來的情勢。

我讀到此書中譯本（正中出版），首先想起的並非美、日、德三國「如何」與「爲何」三分天下，而是美國社會的自發的機制，每逢出現隱憂，就有先知型的呼喚，警告國人「居安思危」。同時，美國大衆的回應能力始終是十分理性，並且頗具成效，以致可以化險爲夷。

譬如，一九八三年冬，我還在耶魯念書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ABC）製播一段影片「浩劫之後」（The Day After），描寫核子戰爭的恐怖後果。一時之間人心惶惶，華爾街股市連跌一星期，反戰與裁核的呼聲四起，宗教宣傳亦大行其道。到了一九八六年，又有「阿美利加」（Amerika）影片，故意把字拼成俄國寫法，因爲片中描寫美國被俄國佔領之後，種種殘敗、不義、痛苦的景象，自然令人悚然心驚。

現在，蘇聯已經解體，東歐的共產主義也已經破產，似乎世界新秩序將在美國主導下，走向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大道。不再有熱戰與冷戰，代之而起的是協商與談判，人類之間的和諧關係應該指日可待。然而，即使暫且拋開區域性的武裝衝突，而著眼於全球性的勢力分配，我們也無法樂觀。《三分天下》一書具體指出日本與德國的社會主義實力，並非絕無可能在短期內轉化爲武裝力量，然後形成新的緊張局勢。當然，德國與日本之間也有利益上的衝突，由此穩住了鼎立的架構。不過，世界若要

確保和平，就須德、日像美國一樣，學習並且體認自身對於世界的責任。一國在經濟上的豐收，不可避免地對於其他各國造成程度不一的剝削。其中孕育了受剝削人民的怨憤與敵視，若不予以化解，則長期下來，難免再啟爭端。並且，即使這些經濟強國可以傲視全球，卻不能避免在其內部也出現不同的聲音。畢竟人類不僅僅是經濟的動物而已。

最怕的是短視與自私。權勢與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這原是自古以來人類社會不論大小所共見的情形，大多數人必須接受，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忍受這種結果。若是針對個人，則問題較為單純，孔子曾說：「富而無驕，易」，進一步可以努力做到「富而好禮」。但是，針對一個國家而言，則問題極為複雜，因為再富有的國家裏面，也有貧困的、落後的、弱勢的族群，若不先予照顧，怎麼支援外國？如此一來，國之內部，富者愈富，貧者尚可得享福利；但是，國際之間，則富貧之間的差距永遠無法改善了。

《三分天下》是為了警惕美國人而寫的，其中值得我們反省及參考的論點亦所在多有。

《推薦》

美國這個國家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

這本書旨在喚起美國人痛加反省他們當前所面臨的棘手課題。作者以美國人的身分基於「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看好德、日，回頭來告誡其國人必須奮起，就以這樣的「反省」心態觀之，我們實不可小覷美國。他們這股堅韌的生命力之激發，也可供我們借鏡呢！

「《三分天下》這本書旨在喚起美國人痛加反省美國當前所面臨的棘手課題。作者藉由引介德、日兩國的發展，及其愈來愈見重要的地位來凸顯美國的危機，呼籲美國人正視德、日，並想想這兩個國家如何影響到美國所面臨的競爭，美國所需要的合作，以及美國最迫切應做的內部整頓振興。

作者以美國人的身分基於「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看好德、日，回頭來告誡其國人必須奮起，就以這樣的「反省」心態觀之，我們實不可小覬美國。而且這種自省並不只是某些個人而已，由汗牛充棟的檢討書籍固可得知美國知識分子的戒慎恐懼，而美國總統大選所反映出的「思變」，更可代表美國一般民眾的覺醒。一個擁有能快速反省的人民的國度，絕對不可輕視其能力，因而絕對不能將美國看扁。

其實，美國今天最為人詬病的經濟，是否真的那麼不堪，恐怕也是難有定論的，即使目前的表現真是不理想，其復甦的潛力也不能小看。個人曾經由人力資源的角度看好美國的發展，因為畢竟社會是人所組成的，而美國是最有名的民族大熔爐，除了當年的黑奴可能例外，其移民都是各民族中最優秀的分子，因而最能跳脫「富不過三代」的鐵則。不可否認的，在交替過程中會有低潮時期，但調整期却應不至於太長。何況，美國經濟之所以會有這麼一段低迷的日子，也許是冷戰結束，軍事重工業衰落

所連帶而來的，畢竟這些工業規模大，聯鎖效果強，調整期也相對長。等到這段暗淡期一過，再配合其驚人的創造力和高素質的人力，以及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源，加上一波波的反省力量之刺激，我們實在不能小看美國這個國家。而這股堅韌的生命力之激發，也可供我們借鏡呢！

個人也與作者抱持同樣的心情，站在維護並促進台灣經濟成長的角度，希望國人時刻反省、警惕，以防自滿、懈怠。於是，這本書正可提供我們深思，看看作者是如何強調德、日的發展，看看作者如何喚醒美國人的危機意識，同時也可由本書得到九〇年代末期世界大勢的另一種睿智看法。最重要的，我希望國人經由此書真能得到如下的啓示：以偌大潛力的美國，其知識分子為何仍如此的戒慎恐懼？看看人家，再想想自己，我們不是應該要更加倍的謙虛，時刻的檢討，並不時的努力嗎？

序論

你若想知道未來的世界秩序會是什麼樣子，不會在莫斯科或華沙找出答案；不會在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中找到答案；也不會在世界貿易談判中找著。

你倒是應該從當今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三個國家——美、日、德——的關係上著眼，弄清楚三者之間的實力是如何在冷戰期間起了變化，又如何在九〇年代有了轉移。

你得好好鑽研一下美國與這兩個主要盟邦之間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軍事上與經濟上的較勁、日本和德國圖謀實行獨裁霸權與法西斯主義的野心、漫長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猶太人遭到的大屠殺、日本在亞洲的殘酷暴行、美國的軍事統治、冷戰期的結盟，以及目前的經濟緊張關係與國防安全疑慮。

想想這三個國家大不相同的歷史遺產和各有千秋的民族特性，再看看諸如保護主

義、分擔國防與經濟重責、難民流動、環保、區域性貿易集團組織的興起、世界性組織的緊張關係等等重大未來課題，就不難估量出三國的合作與衝突會有什麼走向。三國目前都在為內政操心的處境，將可暗示以後在國際舞台上各自會出現什麼動作。

是敵是友？

你可能會覺得，日德兩國以及他們在過去四十五年中驚人的興榮盛況恰恰與美國的每下愈況呈對比。你很可以說他們的前途比美國的光明得多，可以疑惑他們究竟將是美國之友，是美國之敵，或亦敵亦友。你可能會羨慕他們，怨憤他們，可是你將會以這兩個國家為鏡子，看出美國自身的缺點和長處，主要是看到缺點。你也許會像我一樣作出結論，認為美國的當務之急不只是改換一、兩項政策，不只是換一批新的政客，一套新的口號，而是把美國對於世界未來發展所持的想法全盤調整，以及怎樣為美國著想而改變行事的優先順序。本書談的就是這些。

我的構想是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成形的。當時我被邀請參加柏林亞斯本學院（Aspen Institute）一個以「日本與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與責任」為題的小型討論會，而且臨時被通知準備一篇報告。擺在眼前的兩個問題是，關於這兩個積極的經

濟超強國可談的事非常多，但我卻來不及作研究調查。此外，我很清楚不能拿死板的方式來討論涉及日德的許多話題；最起碼，曾在這兩國都居住過、工作過的我不想這樣做。

因此我想出一個在學院式集會中全然新鮮的法子，我寫了一齣獨幕劇，劇中有兩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在大衛營（美國總統休閒、接見、會談用的渡假行館）討論如何應對日德的挑戰。藉此我可以兼顧事實與情感兩方面。在戲裏，兩位美國高官能夠像在真實生活中週末下午不上班時那樣隨意不拘束地表達各自的看法，話題包括了個人的希望和憂慮等。這個虛構的政策會談，言而不表的強烈含意是：日本和德國正迅速成為美國的主要外交政策難題，對美國的經濟及安全構成威脅，而華府的狀況根本不足以迎接這些挑戰。劇中美國的主要障礙來自經濟社會兩方面日漸擴大的傷損，這兩個不利條件也正在暗中破壞美國實力的根本。我寫的人物表達了我認為他們持有的看法，當然，其中不乏我自己的意見。

我這篇「報告」引起反應之激不下於劇本本身。美國的與會者急著解釋日德兩國對美國實質上的意義何在，尤其兩國在諸多方面都對美國擺出挑戰架式，從美國得到的比他們回報的多，而且有危機正在醞釀中。

日本和德國的與會者又有另一番不同的關切。他們覺得美國徒然渴望回到美國自己發號施令的黃金時代，華府正因為自己的內政困境而擺出拿盟友出氣的姿態。

日本人和德國人一再指出，四〇年代晚期的生活情況是如何如何，自那時候起做出了如何的努力與犧牲，而美國人老是提起當年馬歇爾計劃如何慷慨，冷戰的負擔和代價如何之重大。大家互相指謫，鬧得面紅耳赤。這是我所見過同類型討論會中最生動的一次辯論。

後來，《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的主編們看到了這齣劇本，就鼓勵我把它改寫成一篇比較傳統的文章。我欣然同意，於是就在一九八九年冬天柏林圍牆被拆除之前，《日本與德國：美國的顧慮》發表了。

我再一次描述了美、日、德將要面臨的問題——在歐洲和東亞的金融、貿易、科技競爭。同時也討論了促使日德兩國同樣對美國構成威脅的一些潛在推動力。我一直以為《外交事務》是那種擺在沙發旁茶几上，外表好看卻無人細讀的雜誌，不料卻接到了許多表達我這篇文章讀後感的信函和電話。

大多不是來自外交專門人士，而是來自其他行業的人，如企業人士、醫生、退伍軍人、學生等。還有不少國外來的評論。

有兩種反應特別明顯。首先，儘管冷戰在消逝，一般人普遍認為四五十年的緊張情勢終於過去，卻沒有一個人反駁我所持的論點：美國將與其最重要的兩個盟友面對重大問題。我所指出的問題形態，我認為問題的根源大都在於歷史或社會結構方式不相同的想法，沒有一個人表示不同意。而且，我自認已是直言不諱了，大多數人卻認為我評估未來的語氣太圓滑婉轉了。

第二，來自美國以外的觀點令我印象深刻。德國人認為我把他們和日本人混為一談是有欠誠懇的；問我，德日兩國有什麼共通之處？日本人的反應也一模一樣；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把他們和德國人湊到一起。一位英國朋友說我陷在同盟國面對軸心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光隧道裏了；另外一位新加坡人和法國人和他看法一致，兩人都強調日本和德國，在文化上、經濟結構上各自在當前的政策目標上是多麼的不同。

因為美國人之中沒有一個人提到我為什麼把日本與德國相提並論的問題，也由於我覺得這麼做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想到，美國人的心理對這兩個國家可能有某種想法，這想法不僅肇因於上次的世界大戰，值得藉更詳細地觀察美國與日、德的互動關係而加以闡明。

一九九〇年夏天，「二十世紀基金會」同意支援我去撰寫一本討論冷戰以後的美